

夜幕下的布瓦什西

丈量布瓦什西

王晓静

暮色正穿过防风林的树梢,天空飘浮着一层浓云,把勘探营地白色铁制营房的房顶染成了蜜汁色。

时针滑向夜里10点。

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独有的黄昏,从晚8点开始,漫长得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顷刻间我的情感表达被唤醒,自发、自觉追随着落日,看它怎样从容不迫,将一个缓慢悠长的夜打开给我。

地球物理公司SGC2106队布瓦什

项目营地,就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平整的沙土地上,白铁皮营房与帆布帐篷整齐有序排列着,把办公、生活与后勤的方寸天地圈成了沙漠里的孤岛。项目经理赵中跃站在营地中央那片方方正正的绿色人造草皮上,挥手指着四周。“最多的时候住了一千多人,光空调就装了二百多台。”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笑。

晚风中还残留着饭菜的余香,三三两两的人影走出营地,走进疏朗的防风林。林带尽头,沙漠豁然铺展开来。不再是白日里卷着沙尘的凶相,此刻它安静地伏在地上,连风都放轻了脚步。有人仰面躺下,有人蜷腿静坐,这片沙漠,此刻倒成了最妥帖的港湾,把一身疲惫都轻轻接住了。

大型运载车正缓慢有序归队,宽厚沉重的车轮在沙地上碾出硬朗流畅的线条。无风的日子,线条会层层累加,凌乱也深刻,沙尘暴一来,什么都没了。

随着黄昏的到来,一切都慢下来,时间也似乎被抻长了。晚10点半,当最后一线天光隐没时,营地四处亮起了灯,灯光摇曳不定,营地也随之晃动。

仪器车上的指示灯开始规律地闪烁,偶尔亮起的红色意味着某条排列出现故障。我随项目经理赵中跃、队长吴会平踩悬梯上车,逼仄的空间使我能地收紧腹部。白天铺在沙漠里的采集设备夜里遭遇突然的“灌溉”,水深处没过脚踝,排列不通,采集工作没法完成。副队长崔丙浩正对着手机和电台

急促地“喊号”,声音都哑了。

仪器车是勘探队的指挥所,所有与地震生产有关的指令都由此发出。

三人很快达成一致,连夜打捞泡水设备,重新测量点位,把替换的新设备铺下去。趁着夜里风不燥,把生产进度往前赶。仪器操作员频繁向野外发信号,各种回应在手机和电台里真切可闻。

时间变得不再重要,我们暂时忽略了它的存在,只专注于屏幕。紧张忙碌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了汗意。直到绿色信号灯不断闪烁如同黑夜里的微笑,所有人才松了口气。赵中跃和吴会平脚步轻盈地走下仪器车,走进灯火通明的施工组。

沙漠的夜晚广大无边,足够容下匆忙的脚步、远去的背影,还有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南腔北调的人语声。营地的灯光在沙地上投下长短不一的影子,不远处的水房门口,一盏昏黄的灯始终亮着,那是茶炉工老徐的“领地”。

褪去懊热,看门的两条土狗安静得出了奇。白天的它们是另外一副脸孔:对每一辆经过营地的陌生车大呼小叫,对防风林里冷不丁蹿出的野兔狂吠不止,对每一个从沙漠里回到营地的人热情问候。它们乖巧而顺从的姿态常令人捧腹。它们是撒在油锅里的花椒粒,使我们的生活因此多了一种特殊的味道。

下弦月若隐若现,可见空气并不洁净。匍匐的黑狗突然抬起头,四处嗅嗅,慢慢多起耳朵。黄狗也警觉起来,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呜声。

某个角落里,有人喊了一声,“沙尘暴来啦”。铁皮营房很快有了回应。起初像手轻轻落在琴键上,节奏逐渐加快、加快,沙沙声、唰唰声、砰砰声,像是马克西姆奔腾激昂的交响乐《克罗地亚狂想曲》突然奏响。“哐当”,晾衣绳断了,衣服像断线的风筝向空中飞去。

亮在营地上的灯光很快被沙尘暴成一团团朦胧而毛糙的光球。散步的人掉转头飞速跑回营地,敞开的门窗被麻利地关闭,狗此起彼伏的叫声慌成一团麻绳……

沙尘暴毫无征兆地漫灌营地。昏暗灯影中,天地仿佛被浸泡在一池黄汤里。

只有茶炉工老徐坐在马扎上纹丝不动,斜靠着营房,把蒲扇摇来摇去。老徐每天的工作是等所有人洗完澡后,打开水房的阀门,给空水罐灌满水,不耽误第二天早上下夜班的人用。

凌晨两点,老徐从马扎上缓缓站起来,活动活动僵硬的腿,蹒跚地向水房走去。下个月老徐正式退休,布瓦什西是他勘探生涯中最后一站。老徐没有高深的理想和抱负,就想认认真真把最后一个岗位站好,别留遗憾。

沙尘暴来得凶猛,去得也迅捷,营地很快恢复平静,一切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来自地下几千米的信息,正穿过岩层和沙砾在屏幕上跳跃,波纹里藏着布瓦什西不为人知的地质秘密。赵中跃搓搓眼睛,抿一口浓茶,生产量平稳,又是有惊无险的一夜。

东方裂开一条缝,微弱的天光和明亮的灯光汇合,奏出一个崭新白昼的前奏。吴会平瞄一眼手机,凌晨5点整。“还能眯一会儿。”他打一个哈欠,冲赵中跃摆摆手。两人快步走出施工组,回到各自的营房。

厨房里,抽油烟机和和面机的轰响、碗碟盆钵的脆响错落有致,灶火烧得正旺,热油在铁锅里狂欢,葱油饼浓香四溢,在营地上空弥漫。钻井班已集合完毕,狼吞虎咽地把最后一口米汤灌进肚子里然后向沙漠开拔。夜班归来的人,一身尘土一身疲惫,胡乱抓过两件衣服,端起脸盆懵懂地往水房走去。

夜色加速融化,像热透的巧克力,丝滑地向四周流淌。天光愈加明朗。

赵中跃和衣躺在平板铁床上,困意像潮水漫过堤坝,眼皮越来越沉,身体越来越重,恍惚间,忘了今夕是何夕。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朝阳
踏



罗布湖风情。 李学仁 摄

与鸟为邻

张素军

家住乡下,油田老旧小区,冷清、偏远,但我总能为它找到亮点。我常跟朋友们说,我们这里树多、鸟多,每天都可以与鸟为邻,凭窗闻鸟沸。

确实,我家房前屋后都是树,因少有人修理,树木野蛮生长,枝杈枝权,四散铺开,尤其夏天,更为茂盛,正可谓“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这些葱郁的树木,时常让我想起“葳蕤”二字,而藏在葳蕤之间的,是各种各样的鸟。

几乎每天清晨,我都会被鸟声唤醒,鸟儿们不睡懒觉,黎明即起,以欢唱拉开一天的序幕。在鸟儿的各种“啁啾”里,还能听到鸟翅的扑棱声。推窗观望,只见鸟儿轻盈地扇动翅膀,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不停变换着演奏的舞台。不知它们亮嗓之前是否也会做舞台准备,比如梳羽毛、歪歪脑袋或翘翘尾巴。

我通常站在窗前聆听鸟儿的歌唱,它们或独唱,或对唱,或合唱,此起彼伏,汇成一首欢快的“晨之圆舞曲”。声音从高亢到婉转递次减弱,直到日上树梢,方才进入尾声。

我把这些讲给斑鸠听——斑鸠是我朋友,他自称“斑鸠”,且“封”我为“鸊鷉”——鸊鷉既有颜值又能说会道,当然他这是抬举我。我告诉他,我每天都与鸟为邻,凭窗闻鸟鸣,他立马发来一串羡慕的表情——斑鸠是石油人,彼时

正在遥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那里没有树,也没有鸟。然后他又发了个撇嘴的表情:“馋人,不厚道!”哈哈。

我知道斑鸠爱鸟。年轻时他从中原入疆,包里总带着一副弹弓,但他从不打鸟,只打树叶,树叶哗然掉落,惊起一树飞鸟,他就哈哈大笑。斑鸠说他养过一只小鹰,鹰长大了,飞走了,可我始终对这事半信半疑。

小鹰来自一颗鸟蛋,被斑鸠偶然在野外捡到,捧回了宿舍。没想到一个月后,蛋里钻出了一只小鸟,尖爪利喙,斑鸠断定这是只小鹰。斑鸠在新疆养过猫、狗,甚至大雁,对这些小伙伴极有耐心。小鹰在他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大湾就像镶嵌在巴山里。当天我住在大湾,傍晚和朋友一起外出散步,眼望山林苍苍,耳闻鸟声阵阵——说明一下:鸟儿并非只恋晨光,它随时都在歌唱,只是清晨安静,声音更清晰罢了。散步归来,风送乌云,天空飘起了雨,雨势越来越大,赶紧闭门关窗。只听雨点噼啪落下,敲在窗台,打在山林。那一夜,风狂雨骤。

次日清晨,雨已停歇,只听窗外鸟声不绝。打开窗,鸟声顿时放大,瞬间灌满了双耳,仿佛无数的鸟儿正争先恐后扑进室内。哇,这才是“凭窗闻鸟沸”!沸,沸腾。山中林密,虽然看不清这些鸟儿如何在林中反转腾挪,却完全可以想象它们飞翔的样子。这,也是与鸟为邻。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江杰

在戈壁的热浪里
三天起下九百根钻杆
这身汗已属于另一个季节
昨天是夏,今天是秋

手风与沙的世界
听钢与铁的撞击
阳光像瀑布淋湿远近沙丘
万里披荒,约会石油

当古老的海洋里
鱼儿游成了液体
就像高粱、谷穗被酿成美酒
油田开发,农田秋收

沙漠七年

我再没遇见桃花
嫁与春风的红装啊
你是否美丽依旧,温柔依旧

烈日盛夏,
世界到处是假期和邂逅
请让我羡慕你们
那是我梦里的美,梦里的酒

驻守井畔
我等落叶深秋回家
在月光如水的凉夜
和胡杨聊聊思念,聊聊离愁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散文

诗文

去集气站抄表

王秉

4时30分,晨起
天黑如炭,夜还在酣睡
我徒步,从安转站到集气站抄表
刚拐弯,顺着猪圈气味的方向
迎面一辆私家车的灯光
被路边农户家的看门狗
喊得贼亮,贼亮

这样的亮光
耿直地从我穿着白杠杠的红工衣边
擦肩而过,扔下了
比刚才还要黑的夜
比刚才还要静的静
比刚才还要黑的路

集气站,长年累月
住在离村庄很远的荒野里
守着天空几颗稀落的星
过惯了一个人的宁静生活
在365天的每个清晨
总会戴着中国石化标志的红工衣
来看它
一天也不落
(作者来自河南油田)

散文

葵花开葵花落

崔向珍

一些籽粒饱满的葵花子均匀地摊在窗台上晾晒着,在院子里翻地的母亲嘱咐我看好,别让馋嘴的鸟雀偷吃。我院子里揪了几片白菜叶,一边逗着东院墙边的兔子,一边瞅着窗台上的葵花子。晾晒好了的葵花子,母亲用温水浸泡后全部种到了篱笆墙边。也就十几天的工夫,小小的芽苗就顶着柔软的外壳争抢着拱出了地面。

吃过了槐花饼,收割了麦子,几场痛快的夏雨淋过,倔强的葵花苗开始疯长。等到满树的黑蝉不停嘶鸣的时候,我家的篱笆墙边就盛开了朵一朵的小太阳。火辣辣的阳光下,金黄色的花盘笑意盈盈。我喜欢站在金黄的花盘下面,踮起脚尖看那些排列整齐的密密麻麻的花蕊,想象着数不清的微型花瓶似的花蕊里会流出香甜的蜜汁儿。

一阵风过,葵花的花蕊纷纷散落,金黄色的花瓣也开始一片片萎黄,它的花盘也越来越沉坠着,渐渐不能够承重的花杆慢慢弯曲,弯到不能再弯的时候,所有的葵花盘就一起低下头去,虔诚地叩谢滋养了它们生命的大地。

每年春天,母亲都会把浸泡好的葵花种子分给父亲一包,让他种到隔壁爷爷的小院子里去。村小学和爷爷的房子只隔着一个浅水湾,父亲下了课的时候,忙里偷闲地把向日葵种子一起种到爷爷的小院子里。满院子太阳花盛开的时候,爷爷就会领着盲眼的奶奶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老两口脸上的笑容比那些金黄的葵花盘还要灿烂。

葵花盘成熟的时候,母亲挥起镰刀,把我们家沉甸甸的葵花盘收割晾晒起来。父亲也挥起镰刀,把隔壁爷爷家沉甸甸的葵花盘收割晾晒起来。收完了秋,打完了场,所有的粮食都进了口袋,母亲就去水库两岸找最好的沙土。母亲把装在口袋里背回家的沙土,放在阳光下晒上几天,挑拣出里面的杂质,就可以用来炒葵花子了。

母亲炒葵花子,都是在院子里的大锅里炒。第一锅葵花子是最香的,我把滚烫的葵花子捏起几粒,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地吹一吹,迫不及待地磕开,吃得满嘴喷香。母亲炒完了我们家的葵花子,再去炒爷爷家的葵花子。爷爷家的院子中间有一盘不大的锅灶,母亲把沙土倒进黢黑的铁锅里,细柴小火慢慢地烧。爷爷和奶奶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面,一边说话一边看着母亲炒瓜子。那些炒瓜子真香啊,我在学校操场上跟同学们做游戏的时候,糊糊糊糊的味道就一直香到小小的心里头去了。

冬天还没有来,秋阳温暖的时候,我常常看见爷爷和奶奶坐在院子里聊天。爷爷把那些葵花子一粒粒剥好,放进奶奶的手里,他们总是那么开心地笑着,让我一次次想起阳光下那些满院子盛开的,金黄金黄的葵花。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立秋的凉

王寒

立秋了。这“立”字用得极好,像是秋天忽然站到了人面前,让人猝不及防地要打个照面。

天气还是热的,只是这热里已掺了些别样的东西,像是煮透的茶里滴进了一滴凉水,虽不能立时改变整杯的温度,但那凉意却是实实在在的。

晨起,窗外的天色显出些不同。夏天的亮是刺目的、白花花的,而这时的亮带着点灰蓝,像是被水洗过又没完全晒干的布。风也变了脾气,不再是那种黏腻的热风,偶尔送来一丝半缕的凉意,若有若无,偏又在人身上最热的地方轻轻一挠。树叶还是绿的,但绿得没那么理直气壮了,叶尖上偶尔现出一点黄,像是被谁用笔轻轻点了一下。

菜市场上的气味也变了。夏日里水灵灵的瓜果渐渐少了,豆毛、花生和嫩玉米被堆在粗布上。卖豆腐的老王头把豆腐板子摆出来,板子上的水汽遇着晨风,结成了细密的水珠。豆腐的气味清清淡淡,却固执地钻进人的鼻子。

正午的太阳还是毒的,但已不像大暑时那样蛮不讲理。阳光照在石板路上,暖烘烘的。街边的老槐树下,总有一两片黄色早地落下来,躺在青石板上,边缘微微卷曲。蚂蚁们排着队从叶子上爬过,偶尔一阵风吹来,那叶子便轻轻翻了个身。

巷口口卖冰棍的老李准备收摊了。木箱里的冰棍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抢手,有时半天也卖不出去一根。老李坐在小板凳上摇着蒲扇,冰棍箱上盖着的棉被已经发黄,边角处露出了里面的棉花。

傍晚的天空常常出现奇妙的颜色。淡淡的橘红色,或是浅浅的橘红色,云彩也变得疏朗起来。晚饭后,老人们搬出藤椅坐在院子里。他们不再拼命摇扇子,只是把扇子搁在膝盖上。谈话的内容也从抱怨天气转到了庄稼的长势上,谁家的梨树今年结得多,谁家的枣子甜。墙脚下的蟋蟀开始试音,先是怯生生的一两声,继而便大胆地唱起来。

夜渐深时,露水悄悄地下来了。把手伸出窗外,不一会儿就能感到一层湿意。竹席不再黏皮肤,薄被也重新派上了用场。

立秋后的雨也不同了。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秋天的雨下得缠绵,有时能淅淅沥沥地持续一整天。雨丝细密,打在瓦片上声音很轻,院子里的青砖被雨水浸透,颜色变得深沉,缝隙里的小草也显得格外精神。

街角的茶摊开始卖起了菊花茶。那菊花是去年的陈货,但在热水里一泡,依然能舒展开来。喝茶的老人说,菊花茶要等霜降后的新菊才好,现在的不过是应个景。

立秋就是这样,它不声不响地来,带着些微的变化。那些细微的凉意、早黄的叶片、南飞的雁群,都是它留下的记号。敏感的人早已察觉,迟钝的人却还要再等些日子才能明白——秋天,真的来了。

(作者来自河南石油)